

目光的转变：20世纪

让-雅克·库尔第纳 (Jean-Jacques Courtine) ©主编

孙圣英 赵济鸿 吴娟©译

身 体 的 历 史

修订版



HISTOIRE DU CORPS: Les Mutations du regard. Le XX^e siècle



卷三

身体的历史

修订版

卷三

目光的转变：20世纪

让-雅克·库尔第纳 (Jean-Jacques Courtine) ©主编
孙圣英 赵济鸿 吴娟◎译



总主编

阿兰·科尔班 (Alain Corbin)

让-雅克·库尔第纳 (Jean-Jacques Courtine)

乔治·维加埃罗 (Georges Vigarell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的历史,卷三/(法)让-雅克·库尔第纳主编;孙圣英等译.一修订本.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675-8824-0

I. ①身… II. ①让… ②孙… III. ①人体—研究 IV. ①Q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2206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HISTOIRE DU CORPS

(a three volume-seri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lain Corbin, Jean-Jacques Courtine and Georges Vigarello)

Tome 3. Les mutations du regard. Le XX^e siècl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ean-Jacques Courtine)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 200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U SEUIL through Madam CHEN Fe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382 号

身体的历史(卷三)

目光的转变:20 世纪

主 编 (法)让-雅克·库尔第纳
译 者 孙圣英 赵济鸿 吴 娟
责任编辑 倪为国 高建红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插 页 4

印 张 34.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824-0/K·530

定 价 1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关于身体“造反有理”的历史(代序)

倪为国

1

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大卷《身体的历史》是法国人为我们讲述身体的那些事儿。

这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身体史书,作者均为法国史学界各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学人,他们各有专攻又协同作战,打造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身体史的巨著。

全书围绕着人们所关注的“身体的问题意识”,把身体史铺陈为一个一个问题,由一篇篇精湛史论统摄应答,独立成章。时间序列不是本书历史叙述的主线,作者依托现代学术的分类,用打井的方式,每一个专家在自己的领域打一口深井,深入挖掘身体史的“墙脚”,细微描述身体史的“细节”。这些专家学人自觉地秉承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原则,不仅仅详细地占有史料,也注意图像、考古、口述、统计等资料的运用,彰显了法国年鉴学派跨学科研究的综合能力。

全书的思考主线可以这样概括: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卷一),叙述“身体”问题意识的苏醒,身体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认知视野;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卷二),描述了“身体”问题意识的觉醒,身体进入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视域;二十世纪:目光的转变(卷三),揭示了“身体”问题意识的自觉,身体自觉地与现代技术联姻,使身体问题步入了日常生活场

景。作为一部专题史，作者举重若轻，详略得当，论述精到，文笔轻松，且图文并茂。真可谓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又一经典文本。

不过，法国年鉴派史学的缺陷也在本书中得到了印证：即轻视政治因素在身体史研究中的主导作用，过分追求叙述方法的标新，甚至对史料甄别屈从于方法。整体叙述过程关注史实细节，导致身体的历史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当然，这是法国史家津津乐道之处。自然，读者也会津津有味。

有人放言当今世界史学界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法国年鉴派史学当负其责。此话我不敢妄评。但中国史学界的历史虚无主义之风也同样盛况空前，此风是从法国吹来的，还是美国吹来的？

当不属我可非议的。

2

身体，我们每个人朝夕相处，但几乎是“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不讲人的故事而要讲身体的故事呢？

不错，身体是人的身体。打个蹩脚的比喻：人与身体的关系犹如一枚硬币，币值代表人的精神的话，硬币就是身体。在西语中常言：身体与灵魂（精神）；在汉语中常道：身与心。虽说今天谈论精神有点奢侈，但议论身体又颇为尴尬。

一部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身体的“造反”历史，确切地说，或从根子上说，就是身体造“精神”反的历史。此话怎说？

从西语思想史看，可以作这样的概述：在希腊和希伯莱的文明中，身体和精神，或身与心，充满着冲突和紧张的张力，处于一种二元对立。晚近以来，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终结了身体与精神的约会，用精神“革”了身体的命！在理性和“我思”至上的笛卡尔那里：身体和精神被两分了。身体代表着感性、偶在性；精神意指着理性、确切性。身体因无关紧要被悬置起来，被锁进了理性的抽屉里。从此，身体开始了造反的历史。直到马克思·韦伯和福柯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性是怎样居心叵测地利用身体的造反，而身体又是如何变成既自主又驯服的生产工具时，“身体”才作为一个问题被放上理性桌面。

从汉语思想史看，身与心的关系不紧张，不对立。修身则可养心。中

国古人眼里：身体就是世界的图解，即由身体的内在逻辑外化推导世界的图式模样（《易传》就是这样经典的文本）。身与心的关系不是理性与感性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所以，身体造反缘起有两种：禁与纵。西方人因禁而身体造反，中国人则因纵而身体造反。中国人对于“身体造反”的“规训”，不是源于知识理性，而是来自伦理纲常。

据说，汉语学界有一种日趋认同的说法：西方哲学系意识哲学，中国哲学属身体哲学。这种说法听似颇有新意，但实为西方主宰下的“反射东方主义”。搞哲学这玩艺，有点像玩收藏，要眼力，古的、祖宗的，靠谱些。

3

身体造反，造谁的反，理由何在？这里有三个伟人不得不一提：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

马克思从身体的劳动入手，有一重大发现：身体是可标价的，即劳动力。没有“身体”的劳动，就没有财富。劳动产生了财富，劳动力创造了价值。马克思颠覆了整个西方社会思想的思考进路，揭示了身体的劳动所带来的最终秘密：孕育了资本。资本是财富的变异，是劳动异化的果实。马克思也称之为：一切罪恶的秘密。马克思从人的“身体”所建构且依附的社会关系中揭示了身体的“劳动”异化，劳动的异化本质上是身体的异化。这是身体造反的根本动因。

今日所谓“身价”（或美其名曰：财富排行榜）：就是对身体的明码标价，让一切止步于身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致富”成了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和意义，没有人再相信一个社会的进步、财富的累积需要时间的长度，而这与身体的有限时间无法同步，充满冲突和张力。于是身体只能选择造反，以博取身价。

尼采拨开了形而上学的迷雾，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谱系，直言：“身体是唯一的准绳。”尼采点明了所谓思想、精神、灵魂都是身体的产物。身体是第一性的，尼采用身体夺回了灵魂的领导权，造了精神的反。

当然，尼采的微言大义向来是被人误读和放大的，其恶果是他的话成了后现代大师们高扬的一面大旗：身体“造反有理”变成了身体造反总是有理了。那么，尼采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尼采洞察到了：启蒙

运动以后，在工业文明和技术至上的时代里，上帝死了，被人谋杀了，人替代了上帝，人似乎无所不能，且不断地制造出形形色色的所谓思想、所谓理论、所谓精神技术食粮，似乎人人可以追求灵魂的不朽，个个手中握有真理了，却遗忘了“身体”的原罪，忘记了“身体”是人唯一的有限性。“身体是唯一的准绳”，尼采是在说，全知全能的人比全知全能的上帝更可怕。我们相信人的所谓“精神”，不如确信人的“身体”。在尼采眼里，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精神食粮只是在邀请我们身体“受孕”而已，人的所谓精神，乃是身体受邀所孕育形成的一种更高级的形态而已。

弗洛伊德干脆撕下了文明遮蔽身体的所有装饰，第一次将“身体”置于社会历史文明的高度，让身体摆脱了肉欲、低贱、附属的地位，进入了社会思想论域，并在社会人文学科中立足。弗洛伊德用“无意识”的理论，强摁下人的脑袋，提出了身体造反的内在动因；用“本能”理念，让人的身体的自觉让位于身体本身；用“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来表述身体的人和人的身体的区隔。弗洛伊德残酷地揭开了人类身体能量的秘密内核。弗洛伊德的很直白结论，“幸福绝不是文化的价值标准”。

用今人时髦的话总结：马克思眼里，身体是正能量，身体造反的旗号是革命；尼采则把身体视为负能量，身体造反的旗号是虚无主义；弗洛伊德则把“身体”能量视为身体造反的唯一理由。

顺便说一句。法国有个思想家叫福柯，自诩尼采思想的传人，他把身体问题推向极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人的变坏，社会对其惩戒，只有一个方法，即对这个人的“身体”进行处置：或坐牢，限制身体的自由，或杀戮，消灭身体的存在。精神是虚无的。福柯让身体问题在法国学界成为热门显学，德勒兹、拉康、梅洛-庞蒂、阿尔多塞等法国思想家集体出动，争夺对身体问题解释话语权，其实，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解释同一个问题，显白说，身体该不该造反？为何造反？造反的理由又何在？《身体的历史》这洋洋洒洒三大卷的字里行间，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这些法国思想家的影子。理解这一点，对于阅读这部《身体的历史》是颇有意味且颇为重要的。

4

当下有句深入人心的话：科技改变我们生活（其变种广告曰：移动改

变我们生活)。这话既是一种事实的描述,又是一种励志的张扬。

其实,这句话的实质含义是:科技发展总是以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助长人们对欲望的想象,满足人们对欲望的宣泄为目标的。这种欲望根植于人的“身体”。

人类的每一次发明创造无不归于理性的胜利,其实,身体才是创造的真正动因。说句大白话,人类的每一次伟大创造,都是头脑依靠身体的好奇而发热所致。恰恰是这种身体的好奇,让人打开一个又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把人类自身一次又一次逼入一个又一个死胡同。人类只能选择屈服于“身体”。一部科技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身体好奇的偶在史,又是一部将错就错史。“环保”,时髦的口号,只是今日人类将错就错,屈服于科技的一个代名词而已。人们用新的技术弥补技术的灾难,这个“错”,源于身体的造反。

我想特别说一句,迄今为止,人类打开的最大的、最激动人心、也是无法估量的“潘多拉”盒子:互联网的发明。

对人的“身体”而言,这是一场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力量革了“身体”命的大革命。因为互联网这个盒子里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惊奇不已、惊心动魄、惊恐万状。让人的“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虚拟地扩大,爽;身体的欲望可以无时无刻地袒露,很爽;“身体”欲望的边界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更爽。

于是,在互联网的“黑洞”里,培养了一批黑客。精神(知识)的价值(产权)有可能被终结了,法律作为人类最后的一个神话(阿多诺语),已无法阻挡“身体”的造反。精神、灵魂、道德在“身体”的造反中显得如此无力苍白。

这话有些骇人听闻吗?否。我想到了当今科技牛人、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在自己的身体消亡前曾规劝年轻人的一句话:“我愿意用我全部的技术换取与苏格拉底喝一次午茶的机会。”这话不是励志,被常人忽视。我以为:这是逝者的绝唱。

柏拉图在《斐多》(详见 65d—66e)中虚构了一幕苏格拉底的临终谈话,主题就是关于“精神与身体”问题,苏格拉底总结道:

……

苏格拉底说,“所以一个人必须靠理智,在运思时,不夹杂视

觉,不牵扯其他任何感觉,尽可能接近那每一个事物,才能最完美地做到这一点,是不是?他必须运用纯粹的,绝对的理智去发现纯粹的,绝对的事物本质,他必须尽可能使自己从眼睛,耳朵,以至整个肉体游离出去,因为他觉得和肉体结伴会干扰他的灵魂,妨碍他取得真理和智能,是不是?西米阿斯,这样一个人——如果确有这样一个人的话——才能达到事物的真知,是不是?”

西米阿斯说,“你说得太好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说,“这个道理启发了真正的哲人,于是他们便彼此劝告说,我们有一个快捷方式,使我们的讨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当我们还有肉体的时候,当我们的灵魂受肉体的邪恶所污染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得到我们所追求的东西——真理。因为肉体需要供养,使我们忙个没完没了,要是一旦生病,更妨碍我们追求真理。肉体又使我们充满爱情、欲望、恐惧,以及种种幻想和愚妄的念头,所以他们说,这使我们完全不可能去进行思考。肉体 and 肉体的欲望是引起战争、政争和私争的根本原因,并且一切斗争都是因为钱财,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为了肉体而去捞钱。我们成了供养肉体的奴隶。因为有这些事要做,我们也就无暇料理哲学。最糟糕的是每当我们稍有一点时间,用来研究哲学,肉体总是打断我们的研究,用一片喧嚣混乱的声音来干扰我们,使我们无法看见真理。这种现实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认清任何事物,我们就得摆脱肉体,单用灵魂去观看事物的本身。”(水健馥译文)

我不知道乔布斯在天堂里是否与苏格拉底共饮午茶,但乔布斯内心明明白白,“苹果”二字就是象征着诱惑。所谓诱惑,就是让一个人无时无刻惦记着。如今在街头、地铁、餐厅……随处可见的是:一个个惦记着做同一件事的人,拨弄 iPad,哪怕只有片刻。让所有咬了一口“苹果”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却用同一个标准化的动作做着同一件事。你的精神想拒绝也不行,身体不由自主地造反。真是一件又怕又爱的事情: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情人。

科学技术是让人向前看，人文学科是教人向后看。科技的种种预言，是在预售未来。这种“预售”就是在透支我们身体的欲望，侵蚀我们生存的自然，直至危及身体本身（如转基因食品的发明）。科技预售未来的恶果是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居然学会忘记过去了！没有了过去，就意味取消了未来，止于现在，就止于身体了。

所谓科技改变生活，其实是改变了苏格拉底所企盼的“过有德性的生活”。换言之，在苏格拉底眼里，人的幸福只能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方可获得。也许这是乔布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苹果一旦被咬了一口，打开的是潘多拉的盒子。

听听伟人卢梭早在几百年前就直言不讳发出的警告：“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文艺越奔赴完美，我们的灵魂就变得越坏。”这话是什么意思？答曰：灵魂之轻何以承受身体之重。科技和文艺日趋发达的今日，科技和文艺早已成为一桩可以获奖的“买卖”，背后的支配力量是人吗？是人的思想精神吗？当然不是！是资本的力量。也许我们真的应该这样说，人类每一次为自己创造力的嘉奖庆典举杯，酒杯里盛满的是“身体”的血。

诺贝尔如此，比尔·盖茨如此，乔布斯也不例外。

5

亚当与夏娃逃离伊甸园那一刻，预示着人类的“身体”与生俱来渴望自由。自由意味着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让身体“造反”有了依靠。

自由，残酷的字眼。无怪乎，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这话道出了政治与“身体”的原初关系。以后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在“动物”前加了两个字：自利，即自利的动物。

当抽象的自由转化为身体的自由时，那身体的“干净”与否自然变得格外重要。小则关系健康，大则关乎自由。于是，有了关系身体健康的洗头、洗手、洗澡、洗衣之术。也有了关乎身体自由的洗冤、洗心革面之说。其中最为重要当属：洗脑。

洗脑是一门大学问。古人曰：教化；现代人称之为：教育学。因为身体有其头脑，头脑通过语言传达使其成为“那个人”具体的“身体”。所以，洗脑本质上是对“身体”的规训。如果说，一个人终究无法阻挡或无力克

服身体对自己的造反,那么,对身体的规训,就是克服、忍耐、阻遏、抵御、反抗身体的造反,或是寻找身体造反的正当性。造反要有理呀!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洗脑或被洗脑,或主动洗,或被动洗。网络是如今最大的洗脑场所。洗脑,是身体的一种自觉。西方人的婴儿受洗礼,中国人的“满月酒”,象征着对婴孩——最干净的身体的祈愿。成年礼是人洗脑的开始,葬礼是洗脑的终结。

对于智者来说,洗脑是一生的自觉;对于大众而言,洗脑是终身的自便。也许我们永远需要怀疑或警惕那些自诩独立思考或判断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所谓独立思考或判断的人,也是被洗脑洗出来的,他们挂着各种教授、学者、专家、官职乃至院士的名号,他们的思想免疫力往往挡不住身体的诱惑和造反。洗脑,就是提高精神的免疫力,但精神的免疫力和身体的免疫力不是一回事。所以,灵魂的高尚是一回事,身体的卑鄙是另一回事。最聪明、最智慧、最卑鄙的人往往是同一人,弗朗西斯·培根就是经典一例。

自由之轻,身体之重。自由像风筝,身体永远拉扯着它,身体就是自由的限度。自由这种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一场场革命、一次次战争,还有一场场法律的审判中,得到了加码和放大。但再高贵的灵魂都藏匿在卑微的身体里。所以,向往真理是所有人的愿望,却永远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无法克服或阻挡身体的“造反”的。

法国人所书写的这部身体的历史,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对身体的“七宗罪”:傲慢(Pride)、愤怒(Wrath)、淫欲(Lust)、贪婪(Greed)、妒忌(Envy)、懒惰(Sloth)、贪食(Gluttony)的描述或状告。洗脑,可以阻遏、克制、忍耐乃至放弃身体的造反,但无法根除身体固有的这种“原罪”。

这个世界的不干净,缘于身体的躁动而不干净。这个世界的不安宁,缘于身体的造反而不太平。

顺便说一句。当今世界,洗脑洗得最出色、最干净的当属美国,几乎让所有人的身体只有一杆秤计量“身高体重”,即所谓普世价值。功劳自然归于美国的教育。倘若我们以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那只能说对了一半。另一半那是美国人洗脑的功劳。当然,美国人以为:自家人已经洗脑不错,洗脑要洗到他国了,自然到处碰壁……

顺便再说一句，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洗脑基本上是失败的。有时放纵洗脑，有时放任被洗脑。其实，衡量一个国家安定、社会健康的标准之一，是看这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在对国家、历史、民族、个体意识上的价值偏好有无共识。而这个共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洗脑“洗”出来。身体的历史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不是头脑在指挥身体，而是身体一直在造头脑的反。

“洗脑”，在中国成了一个贬义词，无怪乎有人疾呼：这三十多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中国的教育忘却了教化人的灵魂是教育最大的要义，学校成了仅仅贩卖知识、技术的超市。有知识、有技术而无德性的人，他们的身体一旦造反，自然是更可怕、更危险了。

6

环顾今日之世界的每个角角落落，身体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这个图景的主题就是消费，消费的实质就是身体的消费：理发、美容、护肤、减肥、健身、美食、时装、影院、足疗，乃至医院、妓院。从头到脚，从吃到拉，从绿色环保到食品安全无不关乎身体的需求或欲望。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由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过度消费转化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觉消费。

所谓民生，实质就是关心身体消费的能力，身体消费如何适度又带来幸福感。适度的身体消费就是对身体造反的边界控制。

身体“造反”历史的背后——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今日之世界，资本的眼睛紧紧盯住身体的消费的每个环节，从生到死，从少到老。资本的嘴像祥林嫂一般，在电视、网络、广播、报刊不停不断地鼓动身体的消费，时时刻刻，无处不在提醒和唤起我们身体的欲望。人类的“身体”成就了这个地球的最大的肿瘤，其繁殖力和破坏力是惊人的，这种破坏力远远超过了人类的创造力。人类借助“身体”繁殖了自身，装点了生活，而身体的欲望又正在掏空这个世界。难怪福柯放言，这个世界“身体”造反的最终出口处有两个：监狱和医院。

身体是人有限性的尺度。身体是所有人无法跨越的高墙。这就是所谓身体的政治。

其实,让精神克服身体,让灵魂摆脱肉体,这是古往今来,圣人贤者所终身关怀的。佛教里的“念经”,基督教里的“祷告”,伊斯兰教里的“斋戒”都在做同一件事:让人有忘记“身体”的片刻而冥想,让“身体”有片刻的宁静而不再造反。

7

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身体。

作为一种“启示”:道成肉身,这是对身体的微言大义。

身体,作为世界上最精致、最完美、最脆弱的艺术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和性别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述说着不同的故事。身体,既是这个世界精彩奇迹的基因,又是这个世界苦难悲愤的动因。

如果说你有灵魂(思想),身体就是你一生突围的城墙;如果说你想自由,身体就是你一生挣扎的枷锁。当然,如果说你很美丽,身体就是你唯一的谱系……

人的一生行程,身体就是唯一的脚本。

《身体的历史》付梓之际,我想起了国人一句老少皆知的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死是身体的最终作业。不错,惧怕死的欲念,使身体的造反成为一道很正当的练习题。于是,我写下这些关于身体且又是身体之外的文字,以聊补法国年鉴派史学回避或模糊的一个问题:身体的造反也许在日常生活中是非暴力的,但身体史背后毕竟是鲜活血滴的政治史。

我有些悲观,但不绝望。因为身体渴望逍遥,但灵魂或许可以拯救。

是为序。

作者简介

斯特凡纳·奥杜安-鲁佐(Stéphane AUDOIN-ROUZEAU),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具有历史教师资格证。曾在克莱蒙-费朗和亚眠的大学任教,目前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研究主任。从1989年开始,他和安妮特·贝克便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博物馆研究中心的共同管理者(佩罗纳,索姆省)。近期发表的主要著作有:《14—18:重新发现大战》(与安妮特·贝克合著)(伽利玛出版社,2000年);《战争的五大哀伤:1914—1918》(诺埃斯出版社,200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1914—1918》(与让-雅克·贝克合著)(巴亚尔出版社,2004年)。

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他曾致力于研究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化,著有《历史的大汇编:隐喻与政治》(卡勒曼-勒维出版社,1993年),《荣耀与恐惧:恐怖时代的尸体》(格拉塞出版社,1996年),《爆笑声:18世纪嬉笑者的文化》(卡勒曼-勒维出版社,2000年);并且还撰写了《法国文化史》一书中1715—1815年的部分(瑟伊出版社,“观点”丛书,2005年)。同时他亦专攻有关法国电影、新浪潮以及电影爱好者方面的历史研究,并先后发表《电影手册历史》(星星出版社,1991年),一本弗朗索瓦·特吕弗传记(伽利玛出版社,1996年,与塞尔日·图比亚纳合著),两篇散文:《新浪潮:一个年轻人的肖像》(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7年),《电影爱好者:目光的发明,一种文化的历史》(法亚尔出版社,2003年,阿谢特-普吕里埃尔集团取得再版权);近期还主编了《特吕弗字典》(拉马蒂尼埃出版社,2004年)。他在圣康坦-昂伊夫林大学教授影像史,曾担任《电影手册》主编,从2001年起还

主持了《解放》一书中《文化》章节部分的编写。2005年11月,发表了关于蒂姆·伯顿电影的评论文章(《电影手册》出版社)。

安妮特·贝克(Annette BECKER),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大学当代史教授,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中心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博物馆研究中心的共同管理者。她先是致力于在与祖国、死亡、暴力、哀丧相关的强烈情感范围内研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著有《亡者纪念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埃朗斯出版社,1988年)、《战争与信仰——从死亡到回忆,1914—1930》(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94年)和《信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博物馆/国家教育学文献中心,1996年)。

安妮特·贝克与斯特凡纳·奥杜安-鲁佐合作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伽利玛出版社,“发现”丛书,1998年);《14—18:重新发现大战》(伽利玛出版社,“历史图书馆”丛书,2000年)。她还将其自身的研究定为两个方向,一个关于平民与使平民成为其牺牲品的特殊暴力手段,尤其是在集中营里的部分(《第一次大战的那些遗忘:人道主义者与战争文化、被占领的群体、关押在集中营的平民、战犯》,诺埃斯出版社,1998年),另一个关于战争的文学或艺术再现。此后她把两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莫利斯·哈布瓦赫:一位研究世界大战的知识分子,1914—1945》(阿涅斯·维耶诺/诺埃斯出版社,2003年)。

让-雅克·库尔第纳(Jean-Jacques COURTINE),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刚刚结束在美国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十五年的教学生涯。他出版了许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著作,其中有《政治话语分析》(拉鲁斯出版社,1981年),还有一些关于身体的历史人类学著作(《面孔的历史:16到19世纪初人们如何表达和压制自己的情绪》,与克洛迪娜·阿罗什合著,帕约-海岸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1994年)。目前他致力于畸形人表演的研究:他新近重编了厄内斯特·马丁的《畸胎史》(1880年)(热罗姆·米庸出版社,2002年),并即将在瑟伊出版社出版《日薄西山的畸形人行业:学者、窥淫癖者以及好奇者(16到20世纪)》。

弗里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曾是位于巴黎乌尔姆路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生,具有哲学教师资格证,在伯克利大学研究过人类学,并将保罗·拉比诺的著作《法国DNA》译成法语,书名为《染色体的解

读——法国的冒险之旅》(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2000年)。他撰写了关于法国人类学历史的哲学博士论文,并以《吕西安·列维-布留尔:在哲学与人类学之间,矛盾与参与》为名出版(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2008年)。他还出版了《列维-斯特劳斯与野性的思维》(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导论》(发现出版社,2005年)。作为国家科研中心的副研究员,他正着手进行一份关于饮食安全的人种志调查。

伊夫·米肖(Yves MICHAUD),法国大学研究院成员,鲁昂大学哲学教授。1989年至1996年曾任巴黎国家艺术高等学校负责人。最近出版了《气态的艺术——论美学的胜利》(斯托克出版社,2003年,口袋书,2004年)、《美学标准和趣味的评断》(尚邦出版社,1999年和2002年)、《当代艺术的危机》(法国大学出版社,1997年,“四马二轮战车”丛书,2005年)、《194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法国文献出版社,1998年)以及一些关于当代政治哲学的著作。

安娜·玛丽·穆兰(Anne Marie MOULIN),曾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生,具有哲学教师资格,在法国、德国、瑞士、美国以及阿拉伯国家有过医学执业经历,并同时进行科学史研究。她出版过《医学的最后语言》(法国大学出版社,1991年)、《疫苗接种的意外事件》(法亚尔出版社,1996年),以及与人合作出版了《给女性带来风险的伊斯兰教》、《科学与帝国》、《医学与健康》、《奇异的自我》等著作。她曾任管理发展研究学院(IRD)研究室负责人,专攻热带医学,是公共健康方面的专家,目前在开罗社会经济法律文献研究中心(CEDEJ)任国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艾滋研究所(ANRS)行政委员会主席。

帕斯卡·奥利(Pascal ORY),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当代史教授。他撰写了三十多部关于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史的著作:《合作者》(瑟伊出版社,1976年,“观点”丛书再版);《从德雷福斯事件到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与J.-F.西里内利合著)(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6年,“时间”丛书再版);《美丽的幻景:人民阵线影响下的文化与政治》(普隆出版社,1994年);《法兰西的文化历险,1945—1989》(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9年);《法西斯主义》(佩兰出版社,2003年);《文化史》(法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他还出版了《日光浴的发明》,载尼古拉·切克斯基和韦罗妮克·纳乌姆-格拉普主编的《致命的美丽》(欧特蒙出版社,n°91,1987年)。

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他在美国担任迈克尔·福柯著作翻译的编辑工作,尤其是和于贝尔·德雷福斯合作出版了用法语撰写的著作《迈克尔·福柯:哲学历程》(伽利玛出版社,1984年)。目前他继续从事当代人类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关于生物技术学和基因学,他已出版了《论理性人类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制造PCR:一则生物技术学的故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法国的DNA:炼狱里的麻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人类学的今天:关于现代素养的思考》(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

安娜-玛丽·宋(Anne-Marie SOHN),里昂高等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当代史教授。作为女性史与私生活史方面的专家,她出版过《蚕蛹:私生活中的女性(19—20世纪)》(索邦大学出版社,1996年)、《从第一个吻到房事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法国人之性事(1850—1950)》(奥比埃出版社,1996年)、《温柔的年纪与榆木脑袋:1960年代年轻人的历史》(阿歇特出版社,2001年)和《魅力百年:爱情故事史》(拉鲁斯出版社,2003年)。

安妮·叙凯(Annie SUQUET),舞蹈史学家。曾在纽约摩斯·康宁汉舞蹈基金会作为“常驻研究员”工作三年,并与RES杂志合作了《人类学与审美观》(哈佛大学)。之后她曾在日内瓦美术学校执教,教授与视觉艺术有关的当代舞蹈美学,还在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美国现代舞和后现代舞的历史和美学。目前她是独立研究员,并与庞坦国家舞蹈中心舞蹈研究发展研究室保持常规性合作关系。

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法国大学研究院成员,巴黎第五大学历史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他曾撰写了许多有关人体描述的著作,其中有:《被矫正过的人体》(瑟伊出版社,1978年);《洁净与肮脏:中世纪以来人体的卫生》(瑟伊出版社,1985年;“历史要点”丛书,1987年);《健康与病态:中世纪以来的健康与健康的改善》(瑟伊出版社,1993年);《强奸的历史:16—20世纪》(瑟伊出版社,1998年,“历史要点”丛书,2000年);《从旧式游戏到体育表演》(瑟伊出版社,2002年);《美的历史》(瑟伊出版社,2004年)。